

渡邊金兵衛為宗勝股肱

采女重門

七十郎廣孝廣道作重門同傳治素行二老答辭異同

忠不忠記伊達安藝譜有渡邊金兵衛者為人姦而多智初為小吏宗勝擢為監察累遷為扈從頭金兵衛大悅遂為宗勝股肱威燄愈熾自是舉附已者薦用之否者讒毀陷之人望而畏焉安藝譜七年四月監察使至府故事監察使至必見藩士於城上有賜杯之儀一國老次少老次國老之子於是古内源太郎伊東采女皆其父嘗為國老宣次少老而金兵衛故違其例卻二人於諸有司之後采女曰饗幕使於城上頗為盛儀而其妄枉如此安可默止乃使族七十郎及氏家傳治見柴田外記原田甲斐請正之二老答辭有異

主水姓元

式部宗倫

桃生郡境獄起

歷歷有證

同七十郎將上書幕府以陳宗勝姦狀采女亦與其議宗勝命名之茂庭主水宅將誘而擒之二士謀知之謂被冤而死不若擊兵部而死將率眾而襲一關臣屬承宗勝意擒二士告諸府命幽采女斬七十郎流傳治肯山公記錄兵是歲我與伊達式部桃生遠田郡境之獄起初遠田郡小里之野與登米郡相接而其為我邑歷歷有證式部乃以為登米赤生津之地君恐以區區草野啟國家之事端枉付之式部至是式部分與桃生郡深谷大窪村於若生半右衛門君與書郡宰山寄平太左衛門曰桃遠二郡之界濫

式部上書取決於國老

久矣今大窪居二郡之界宜我與式部臣僚相議分界築冢然後分與他人式部聞之怒曰我非以他邑與人且至郡境則事體自重何得私議向者彼將奪赤生津而以非理故屈今亦復爾耶往復再四式部遂上書取決於國老我亦不得已致之國老九年二月石川民部伊達彈正承二氏意喻我曰郡境之獄在幼主時頗生事釁宜忍之君曰我證券具存而諸公未嘗一覽之不知所謂忍者何事因出藩祖以來所賜證券示之民部持去五月二氏未書又喻曰今日生事為不可之甚卿老成人宜自忍付三之二於

志賀濱田檢二郡之界

枉濫至此

宗勝矯告幕府謁者

小十郎景長

桃生自取其一而不問其事之是非也君枉從之七月志賀右衛門濱田半兵衛未檢二郡之界監察今村善太夫橫山彌次右衛門監之而皆承宗勝意故枉成界甚不公平遂為券使我臣印之不聽強使書其事由君恚曰官之檢視實在糾察邪正而其枉濫乃至此國憲何由而立遂告國老請按問甲斐誣以非理卻之君乃告二氏宗勝不肯究詰矯告幕府謁者島田出雲守大井新右衛門妻木彦右衛門使卻之十月謁者遣茂庭主水持書與片倉小十郎至涌谷致之曰國侯尚幼欲鞠諸吏不公事或傳播非侯

專為公室計

家美事足下宜自忍以俟侯親政之日而其與小十郎書中、有事既聞執政卿等宜熟議之諒君謂二人曰此舉專為公室計而謂有不利者吾所不解也二人乃去君裁書付主水致諸謁者曰宗勝等刑戮大臣且不顧而今何必憚此一二姦吏哉且承既聞執政是所固願也敢請諸公為敝藩致意挑遠境論集十一月、監察使內藤新五郎牧野數馬至君又欲舉以告之館伴松坂甚左衛門豐良久大夫菅野莊左衛門多箇谷市左衛門皆姦黨堅防他人未往君陽為平常侯問書遣之館伴知其有異告柴田外記古内志

館伴皆姦黨

外記朝意志摩義如

巨室為誰敢卻之

摩曰宜如之何二老亦察君意命曰事或異常然巨室為誰敢卻之松坂多箇谷乃因片倉茂庭二氏阻之君曰吾既許於執政何憚於監察使而中沮之乎子等宜即致之館伴不得已致之監察使君尋至面陳之監察使慰喻遣去屋代五郎左衛門亦欲上書於監察使懼為館伴所阻未發木幡源七郎亦與之同志相議曰香曾我部隼人與監察使內藤氏臣木村與左衛門有舊即作隼人與木村書假造柴田外記副書遣之必達然彼臣署名不若概稱一藩士臣也乃概稱藩士條列姦黨危國狀達之既而二士

屋代木幡同志

侯元服之儀

非死莫之能遂

見龍院

相謂前書既達然不署名或疑為安藝之黨更欲署名上書糾合同志得早川八左衛門飯淵三郎右衛門大河内三右衛門協議草書要監察使歸路於乘折上之十二月侯有元服之儀幕府賜偏名曰網村任四位少將陸奧守兵甲記是月謁者馳檄召君及柴田外記檢地諸吏君自謂宗勝結姻侯伯而頗得幕廷情誼我以遠陬陪臣與之相抗非死則莫之能遂也翌十一年正月召僧石水請法蓋石水乃撰蓋號曰見龍院且作禪語問之曰如何是劍刃上事君曰法戰場中立勝旗又問意旨何如曰無二亦無三又

見危致命

藝州君至江戸

美濃守正則

從者之多固其

老侯賜書藝州君

問何如是生死大事曰一超直入如來地石水曰見危致命非君誰能了之二嘆而出境論集兵甲記二月二日君發涌谷十三日肯山公日記至江戸宗勝請執政稻葉美濃守曰安藝以事至都從者二百五六十人過衆宜減且其入都宜寓於麻布邸而不謁幼主及藩士亦不可與相往來乎美濃守曰安藝大藩巨室從者之衆固其所也不得以尋常罪囚視之寓於麻布不謁主皆得其當而若藩士則從其所欲可也於是君宿逆旅一夕乃入麻布邸肯山公記田俚時老侯在品川別邸賜書于君命津田玄蕃致

宗勝矯辭為書

之玄蕃轉致於宗勝其書蓋以為卿竭志於公室苦心可想今後凡百國事任卿處分耳宗勝與姦黨相議矯辭為書曰方今無事卿何所見而抗言於幕府耶宜速歸國我謝之於執政猶可及也君見之憮然老侯怪其無答辭使人未問君以故告老侯乃別造書以賜君始知為所賣因謝於老侯家藏十六日大井新右名君於其第與島田妻木二氏同聽之尋名志賀濱田今村橫山四人問檢地事四人曰非有地圖則莫詳也乃取地圖今村曰此獄敗者利於敵藩乎抑勝者利乎願諸公熟慮之乃就圖說之二十七

大井新右名問  
藝州君

藝州君上書執政

日君遂草疏上之執政其言曰陪臣宗重謹言寡君陸奧守甫二歲命襲大藩臣輩無任感激之至各相警戒欲脩國務以俟寡君之長而近者國是日非人心洶洶莫安其所且舉其大者言之里見十左衛門為人忠誠嘗諫兵部所為之非兵部怒某與書說其宜從諫兵部愈怒及十左死絕其後不祿是其一也渡邊金兵衛今村善太夫一藩皆知其邪佞而兵部擢用之某以不與國務故未詳其狀及郡境之獄起今村以下諸吏未檢某始見其姦故欲正之而兵部百端回護是其二也伊東采女為功臣之後而收祿

里見十左衛門

渡邊金兵衛  
今村善太夫

伊東采女



小梁川市左衛門

茂庭大藏  
山寄平太左衛門

石田將監

拘之其族宗休夫婦七十郎處斬善右衛門命自盡  
 子三人及氏家傳治處流是其三也小梁川市左衛  
 門先君命為主計及其得罪兵部右京議之不決遂  
 錮市左及但木下野是其四也茂庭大藏與山寄平  
 太左衛門爭境兵部奪二人職共禁錮之併幽棄原  
 覺左衛門富田四郎兵衛放堀野九八郎奈良坂源  
 左衛門其他使四士入寺謝罪是其五也石田將監  
 亦寡君之族而收祿放之併逐長沼善兵衛殺長沼  
 玄叔是其六也兵部以其私而親疎於國老國老胥  
 議定盟一心以奉國家而或有負兵部威權而不從

板倉内膳正名  
問藝州君  
内膳正重矩  
但馬守數直

者是其七也建櫓之後閱政宗忠宗二世舉秩百貫  
 以上士處法者止六七十人及今主之襲封僅十年歟  
 舊臣士斬殺禁錮以某所聞既不下九十人是其八  
 也凡是數者皆國政之失其宜而民庶之不能措手  
 足者問諸國老及闔國士民則可知矣非某之所敢  
 緣飾附會也敢願幕廷明議斥其私枉而慰下藩人  
 士之望宗重頓首再拜疏既上三月四日執政板倉  
 内膳正召君與土屋但馬守同問之君以行人蜂屋  
 六左衛門為導往至其第從上疏每條細陳之既而  
 退二執政送之且曰所欲言者更言之勿敢少遺七

兩執政按問外  
記甲斐

甲斐詐偽願露

日板倉氏與土屋氏召外記甲斐按問之甲斐陳辭  
 抵牾命名古内志摩於仙臺十四日津田玄蕃渡邊  
 金兵衛今村善太夫連署封事上之謁者謁者曰  
 言者利於陸奥公乎我則致之今封事不知為何等  
 狀我不能致之也還諸甲斐甲斐遣福田五郎左衛  
 門上之板倉氏閱日内膳正還致諸甲斐二十二日  
 志摩始至執政召問一過與外記所言皆得其實而  
 甲斐之詐偽願露肯山公記錄境論集兵甲記俚諺  
抄○家藏記云君與甲斐對質君  
一陳二十一條甲斐往往往辨白有五條未白而至置毒  
 一條則今無答辭内膳正怒曰汝禽獸何不下席去  
 因願雅樂頭曰事既決矣公尚以為何如諸執政同  
 辭曰無復可議也乃散去既而雅樂頭招諸執政曰

甲斐詞愈屈

尚欲伸既屈之  
前辭乎

甲斐尚欲有言願諸公未聽之遂有二十七日之事  
 是與諸書所載不同而亦謂二十條者今亦無傳恐  
 其出當時訛傳而取之非其實也故不取  
 二十七日甲斐夙至板倉氏請曰  
 願賜謁見將有所言也内膳正謝曰今日將與諸執  
 政同聽之少間乃未既而甲斐復與君及外記志摩  
 從六左至板倉氏則内膳正既往酒井氏第曰未  
 于彼於是皆至酒井氏諸執政謁者皆在焉名君及  
 諸士逐次問之甲斐詞愈屈事既畢諸執政將散諸  
 士隔席而坐島田氏與志摩議事于別野頃之大井  
 氏出甲斐曰僕欲有言而訥不得達冀上一書新右  
 曰汝尚欲伸既屈之前辭乎不顧而入君謂甲斐曰

甲斐所藝州君

卿無別辭而每次陳之毋乃失國老之體耶甲斐爲  
 過君後者宣言曰以汝故已拔刀斫君君亦持刀擊  
 甲斐不能深入創既劇爲甲斐再斫乃斃甲斐將進  
 內廳外記六左志摩先後皆至擊斃之外記六左被  
 創肯山公記錄及舊臣傳記世傳島田出雲守手斬  
 甲斐而當時諸記無所見且據峰谷可廣我自斃  
 者非出雲守也明矣諸執政出視之莫不惜君者志  
 摩曰敝邸騷擾願往鎮之不聽肯山公記錄境  
 論集兵甲記會柳  
 川侯立花忠茂未命齋藤木立允往衛藩邸曰姦黨  
 生變亦不可知也家藏既而宇和島侯伊達宗利請  
 酒井氏受外記六左就養焉志摩從之外記卽死外記六左死

字字忠義所注

兵庫宗元

金子平賀護衛  
幼主

日六左亦死兵甲於是我士村田勘右衛門奉君骸  
 於芝東禪寺火化之遂奉遺骨歸葬于涌谷圓同寺  
 土屋氏臣曾我市郎左衛門致書我士亘理善左衛  
 門曰藝州君上書字字忠義所注諸執政擊節嘆賞  
 聞既傳覽於天下諸侯亦諸君之榮也境論君計至  
 涌谷兵庫君卽與書片倉小十郎曰先人爲國致命  
 某亦知有此事久矣謹戒邑中士民不使紛擾自今  
 之後舉某一身唯命之從時論偉之忠不忠記  
 家藏記先是  
 渡邊金兵衛以下檢地諸吏各處禁錮而金子長右  
 衛門節繼平賀源藏某護衛幼主晝夜不去其側十



幕府召侯入朝

數日至志摩歸邸始止四月三日幕府命付宗勝於松平土佐守拘置之曰汝老成能知先世事體而不能懷服士民使甲斐有狂逆之舉皆汝罪也付市正於小笠原遠江守曰以父罪也令宗良幽於其邸曰汝多病不與事故罪從末減六日召侯入朝下令曰此舉罪當收封而方且幼齡事皆係宗勝宗良諸人故置不問今後乃不復待他人攝務諸老協議輔之事或不決宜使伊達遠江守立花左近將監聽斷之二家皆藩之親族也晦日執政又命曰安藝忠誠之士宜使兵庫襲家柴田中務亦宜襲父邑及職片倉

忠烈無雙

藩使原田帶刀等自屠

堀内總左諫帶刀

小十郎為城主且多病然今國老乏人宜使其與聞大議島田氏與書兵庫君曰藝州忠烈無雙官家感賞之餘欲使卿速襲其家命既下卿之未拜非遠也宜相見叙二世之誼六月五日藩命原田帶刀飯坂忠次郎平渡喜平次劍持五郎兵衛自屠皆為甲斐子併殺帶刀子采女伊織甲斐母付伊達千代松拘置甲斐妻及帶刀以下妻皆拘諸處其他女奴黨處罪有差初帶刀及諸士以片倉隼人言將據邑而戰堀内總左衛門諫之曰先君大逆自招死亡何怨於藩侯果據邑者愈倍罪耳皆從之隼人以為不可帶刀

總左遺書

殺之既而帶刀以下賜死於府總左在邑伏劍死遺書曰私意原田氏勲舊之家或不以先君故全除而今如此將何獨生乎聞者憫之兵甲或云帶刀將據邑片倉小十郎誘而致之府事遂至此家藏前是渡邊金兵衛拘于伊豫吉田檢地諸吏拘于宇和島而金兵衛不食死甲斐母亦愧其子逆惡見婦供香花於靈牌怒擲之且罵不絕口後亦絕食而死安藝七月兵庫君至江戶拜恩襲入朝賜謁後延寶四年侯始覽藝州君上疏大感其忠賜書於兵庫君賞稱之且親書盡忠見龍院五大字俾為廟額而郡境之事

甲斐母怒子逆惡

侯賜兵庫君五大字廟額

未能復其舊也元祿十年幕府命修諸國地圖於是君致意於國老請革寬文郡境之濫乃借正保中義山公所上地圖在幕府者與我證券相照破壞新家一復正保之舊而其局始了矣境論集